

“红棉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符号！”新快报记者专访国家博物馆古代绘画研究所所长——朱万章：红棉画在岭南可与梅兰竹菊并驾齐驱

封面

2023.3.19
星期日
责编：曾贵真
美编：吴煌展
校对：池翠萍

目前可知，早在明代便有画家以木棉入画，但真正兴盛，则到清代。从地域来看，描绘木棉的画家主要集中在岭南，木棉作为花卉创作的题材，是少有被赋予家国情怀的品种。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绘画研究所所长、研究馆员朱万章在接受新快报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在岭南可将木棉作为第五个品类与“四君子”画并驾齐驱。



■《木棉图》轴 明代孙艾



■《黄菊红棉图》潘达微 1927年



■《羊城春晓》关山月

人物介绍



朱万章

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绘画研究所
所长、研究馆员

岭南画家 为何爱以红棉入画？

乾隆年间，随着经济崛起而带来本土创作意识的觉醒，红棉渐渐成为岭南画家表现岭南风情的重要创作题材。黎简可能是岭南最早以红棉入画的画家，曾创作多幅《碧嶂红棉》图，其中一幅题诗：“一度花时廿度风，朱亭紫桠一时空。唯有攀枝耐风力，年年骄恣烧天红。”此诗歌颂的是红棉顽强的生命力，延续了中国文人的咏物传统。

黎简之后岭南另一文人画代表人物谢兰生，深切体验家乡特有的这种植物，并由此表达他对地域传统的敬意与温情。如广州知府程含章将赴任山东，谢兰生以红棉入画为其写扇饯别，并作诗点题：“江上木棉三五枝，湿云烘月暮春时。使君莫忘呼鸾道，人在棠阴正树碑。”在画此扇面的前三日，谢兰生外出观赏红棉，并打下腹稿：“由小北门城上看木棉，循城而北而西而南至归德门止，一路木棉俱开，有殊萎而出叶者矣。”暮春观赏红棉，是嘉道年间广州文人的一种风尚。

黎谢之后，作为南国的象征，木棉花引来其他广东文人士大夫的青目，被多位画家绘入画卷。对于清代的广东画家来说，自信地表现岭南山水，发掘岭南风物之美，摆脱当时山水画创作中的流行模式，其背后正是他们对地域文化的大力推进，并力图运用地方资源来争取全国范围内更大的文化发言权。而到了晚清民国，以红棉为题材的诗画创作又被赋予了新的烈士精神，在广东近代革命叙事传统中大放异彩。

潘达微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以黄菊与红棉一起入画来纪念烈士，1927年的黄花岗起义纪念日，他画了一幅《黄菊红棉图》，上题“吾粤两般千古事，黄花开后又红花”。这是他将这些革命死难者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相提并论，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视为永垂史册的广东大事。直到晚年，潘氏对黄花岗起义烈士仍追念不已，真诚地希望中国会迎来美好的未来，正如傲霜的黄菊之后，绽放的是火焰般的迎春红棉。以“红棉”来象征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，潘达微可能是第一人。

（部分内容据李若晴《烈士精神与革命记忆：20世纪诗画中的红棉意象》）

明代孙艾的《木棉图》轴是所见现存最早的红棉作品

收藏周刊：据您了解，目前所见最早的红棉题材花卉作品，是从什么时候？那幅作品有怎样的特点？在当时的行内地位如何？

朱万章：我对最早的红棉题材的花卉作品没有做过系统梳理，但就我个人阅历，所见现存最早的作品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明代孙艾的《木棉图》轴。孙艾是江苏常熟人，曾经向“吴门画派”的沈周学过诗。他在画史上鲜为人知。这幅作品和我们现在常见的红棉题材绘画有所不同，所画为折枝花卉，有茂盛的枝叶，花瓣是白色的，花蕊是红色的，也许和岭南所见的红棉属不同品种。画上有钱仁

夫的题诗：“木棉御寒功，难比狐貉深。求之必近易，劳力不劳心。”可知所画的花卉确实就是木棉。红棉一般是乔木，而此图所绘为折枝花卉，这也看出此画中的木棉和我们现在所见的是不同的。此外，明代“勾花点叶派”的代表画家周之冕画过一件《山鸡木棉图》轴，现收藏在广东新会博物馆。

收藏周刊：据传，潘达微于1927年创作了最早以“红棉”寓意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美术作品《黄菊红棉图》，此后，陈树人、梁占峰、林丰俗、陈永锵以及林蓝等，都有了讴歌红棉精神的作品，我们能否简单理出一条属于红棉题材的史学脉络？

朱万章：红棉题材的作品，其画家多集中在岭南。清代的广东画家开始出现相关作品，如李魁、伍学藻、熊星星等人就有红棉绘画传世。到二十世纪以后，擅画红棉的画家井喷式出现，如高剑父、陈树人、赵少昂、潘达微、梁占峰、林丰俗、陈永锵以及林蓝等。在广东以外，晚清和二十世纪早期也出现过画红棉的画家，如“海上画派”的任伯年以及以画马著称的徐悲鸿等，都有红棉作品传下来。从时间来看，红棉题材的绘画滥觞于明代，兴起在清代，兴盛于二十世纪。从画家地域看，以岭南地区为主，这与红棉主要的生长地区是分不开的。

牡丹被赋予富贵的涵义 红棉被赋予英雄的意义

收藏周刊：岭南画家对红棉的题材表达赋予了家国情怀，或者传达一种伟岸挺拔的高贵人格，这在花鸟画史上，是否也少见？如果说梅、兰、竹、菊是传统四君子，在岭南，是否可以把木棉作为第五个品类与上述四者并排？

朱万章：在画史上，托物言志，将某种花卉或树木赋予一定的寓意是较常见的，但赋予其家国情怀确实不多见。木棉又叫攀枝花、英雄花，如果在岭南将其作为第五个品类与“四君子”画并驾齐驱，是说得过去的。

收藏周刊：我知道，洛阳画家也喜欢把牡丹作为题材表达，如果我们把牡丹和红棉分别放诸各地的区域来看，两地画家对各自花种在绘画的表达上，有没有异同？

朱万章：二者确实有异同，牡丹被赋予富贵的涵义，国色天香，是花中之王，

具有吉祥寓意，也有很多美丽的传说；红棉被赋予英雄、火红、热烈和生命意志等多种涵义，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符号。二者在绘画表达上也有所不同，牡丹一般是折枝花卉或近景花卉，往往和寿石搭配，成为《富贵长寿图》，寄寓的基本不离富贵之意。红棉是乔木，多为远景，往往会有山水和景物作陪衬，表现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。二者的相同点是都是各自城市的象征，都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涵。

收藏周刊：据您所知，还有没有其他花卉的种类如同木棉这样，被人格化地表达？

朱万章：其他如同木棉被人格化的花卉还有很多，如竹，代表气节；松柏，寓意坚贞；腊梅寓意耐寒、坚韧不拔；菊花，寓意晚节……这类例子很多，都是被拟人化的，既是中国绘画中常见的题材，又是中国民间文化中耳熟能详的文化符号。



■《越秀春色》黎中才